

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小结

2018-01-03 08:42:31

时光荏苒，交流前做的准备都如同昨日才刚发生过，如今都交流回来快大半个月了。是该写点什么了。再不写些什么，怕是要忘了。怕忘了那持续了四个月的夏天，那黄喙黄脚全身黑的活泼的鸟，那到处可见的蚂蚁，那一天不下就浑身痒的雨。新加坡是毫不愧于它“花园城市”的美名的。道边的树（大约是雨树）几乎都是原来就长在那的，树干可粗了，一个人是必环抱不过的。这么多一把年纪的树，一排排地站在宽阔的路边，树荫也是一大片一大片连在一起。有太阳的日子里，风一吹过，地下斑驳的光影在流动着，树叶上反射的阳光如流金般闪烁。我因为没申请到宿舍，住的地方在PINE GROVE（松树林公寓），每天都要先走一段路，坐151号公交车上学去。每每在车上，我总喜欢望着道路两边的树。它们长得真是豪放而肆意呀！可却那么教人喜爱。这个城市的绿不仅仅是绿在道旁，也绿在建筑物上。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。我念念不忘的Science的食堂外边，垂着长长一走廊的绿色的藤条，像天然的帘子，将大部分阳光给挡着。Engineering也有这样的设计。说到NUS的食堂，我常去的不过AS的Deck，Science的Frontier，还有Engine的紧连着麦当劳的那一个食堂，再有就是Utown的食堂了。Deck中常吃的是日料的天妇罗套餐，4.3新，两只炸虾天妇罗，三片蔬菜天妇罗，配着酸甜的西红柿和海味的海藻，以及味噌汤和一两左右的米饭。Deck二楼有一家麻辣香锅，牛肉的切法颇有家常的味道，成品是丝滑入口的。Frontier我真是吃到再也不想吃了（至少当时是这么想的）。总共就四家，左起第一家是卖印尼食物的，炸鸡腿咖喱饭配炸豆腐也经常是我的午餐。第二家是卖西餐的，这里生意最好，几乎每次排的人都很多。第三家是卖鸡饭的（新加坡鸡饭是顶有名的），单纯的鸡饭只要2新，再加上青菜和豆腐也不过3.2新，淋上浓厚的酱汁，配上汤，着实是一顿佳肴了。最后一家主打卖面。Engine的食堂有一家鱼汤是非常美味的，番茄汤的鲜美，鱼肉没有刺，生菜几片，小葱一勺，大约加了些醋。Utown的食堂我常去的是二楼的那一个，酿豆腐和四川料理是我的心头好。这些食堂中，无论哪一个都有卖饮料的，美罗、咖啡、奶茶、果汁（不要冰块可是要加钱的）。星期六星期天除了邻近宿舍的食堂，别的都不开门。有一些周六中午会开的。新加坡人吃饭总没一个确切的时间点，所以食堂的店都是卖到没有食材为止。周日若在图书馆学习，能去的就只有麦当劳了。除了食堂，几个咖啡店也不得不提一提（虽然越来越像在记流水账）。AS8的一楼有一家咖啡店，松饼和奶茶简直是下午茶的标准。LT7的外边也有一家，三明治、柠檬塔配桂花茶加奶，日语课前两个小时我一般是在那里度过的。另外Utown有一家星爸爸。花了一大把劲讲了吃喝那些小事，也该说点正经的“学”。这学期一共选了四门课（日语2，数理方法、固体物理和材料制备与加工），学起来大约是刚刚好的。日语课由于直接选了2，入学前考了一次试，考完试当天下午日语1的老师又对我进行了面试，大约是对我的writing不满意，劝我再从日语1学起。但最后老师还是让我去了日语2（事实证明拿A还是妥妥的）。日语2每周要上三次，一次大课，两次tutorial。老师们非常认真负责。由于我有一节tutorial A是在周二早上八点。每周的那一天我都要七点起床，那时候天都没亮透，我匆忙洗漱出门，在公交车上把当天课上要与同学一同“表演”的会话翻来覆去地背诵。我尤为喜欢早起的这一天。这一天只有这一门课，早上固定点的奶茶和包子，固定的自习一天的位置。有一次碰到来新加坡交流的日本高校生，还加入他们聊了起来。日语2的老师是天崎老师（amazaki）和北井（kitai）老师。若是来NUS交流学习，不妨选一选日语课，不仅能认识不少朋友，也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日语能力。数理方法的老师是马来西亚人，英语极具新加坡特色。前两节课我几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习惯了以后，发现他的逻辑清晰明了，上课生动有趣。一周也是三次课，两次大课，一次tutorial。没有助教，凡事都是Kenneth老师亲力亲为。每周的作业如山般多（我会花很多时间在写数理方法作业上）。Tutorial和assignment是相辅相成的。Tutorial的题懂了，assignment的也大致会做。K老师很聪明，对自己的事业也算尽心竭力了。在知道我是交流生后，他问我来新国大感觉如何，又问在他的课上是不是还有别的复旦的学生，怎么没看到他们云云。他对同学们其实是了若指掌的，同行的学妹一个学期并未曾与他交谈，他也能准确地叫出其名字。K老师的中文也很好，或者说和物理专业相关的中文很好。记得一次答疑结束，他问我homogeneous的“华文”是什么，我说是“齐次”。“奇怪的奇？”他又问，发音异常标准，我一瞬间以为他是中国人。“不，不是的，是整齐的齐。”“What about inhomogeneous？”他再问，随即自问自答起来：“非齐次？”，“对！”。“Then what about particular integral？”我思考了几秒答道：“一般叫特解。”他笑了：“special solution？”我真诚地夸赞了他几句。到期末考试那天，作业纸同期末小测验都统统还给了我们。固体物理老师vitor是葡萄牙人，极具欧洲人特色。一周也三次课，两次大课一次tutorial。他有问必答，很耐心负责。上他的课仿佛在做托福口语听力。我有时候会发邮件指出课件中“不了解”（有时候是老师出错）的地方，他全都一一回复。课后以及tutorial课上问的傻问题，他也从未露出过不耐烦的神情。“这个问题上次你也问过，自己一定要回去做一遍呀！”他嘱咐我。我小鸡捣米般地点头，羞愧地想找找个地洞钻进去。每周tutorial，老师都会把前一周的作业还给我们，上面都是认真批改的点评。期中考试之后他将试卷归还给我们，我们排成一队上前领，他看我们一眼就从中抽出相应的一份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材料制备与加工是由两个老师一起上的。第一位老师年龄较长，是个华裔，中文说得挺好的，幽默极了，常常逗得大家大笑，虽然我从来也没有找到笑点。他甚至有一次课上吹笛子——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赢得了满堂喝彩。第二位老师正直壮年，给我们讲了不少人生中的道理，比如有一次课，他特地讲了“没用与有用的关系”，劝我们多看看书，尤其是对课业“没用”的书。材料制备与加工一共有两次实验课。第二次实验课我记错了时间，只得补做，不得不说是遗憾了。我非常喜欢下午到中央图书馆外面的桌椅上自习，人来人往，微风吹拂。我也喜欢晚上在工程学院的某一角落，或是图书馆内自习。学到十一点半，再坐151号公交车回去。我住在十四楼，每次搭乘电梯，大家都会在离别时道别。没有住在学校宿舍的一个好处，大约就是真的融入了新加坡的社区生活。Pine Grove门口有一个公交车站，到金文泰很是方便，不过六七分钟。邻近十二月的时候，金文泰购物中心内就充满着圣诞的气氛了。要说最可惜的是没有在新加坡过圣诞节，那儿的圣诞节一定热闹非凡吧。